

到廣西德保五天，去過差不多十間學校，被許多燦爛的笑容融化。



亦見到幾十個小朋友，面孔衣服髒兮兮，頭髮打結，飯盒放在地上，蹲下來吃飯。

心裏難過，感覺他們猶如街邊的流浪小狗，撫摸他們後竟然要洗手。



見到被爆竹炸傷右眼的七歲小朋友黃富就，被媽媽遺棄，爸爸出外打工，只剩下他和奶奶。他不懂笑不敢說話，老師說他小息也呆在課室內。我見他被女同學推開，見他被男同學取笑是「全班的最笨的一個」。

我逗他抱他送他零食，但他也是沒有表情的望住我。我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幫他。因為他欠缺的不是錢，是身邊一個照顧他的人。有時候，我們只能望住悲劇，無能為力。當然我也見到很多克苦勤奮的學生，貧困令他們更堅強和知足。



我遇到一個小妹妹羅鳳蓮(初一)，她立志做醫生，希望醫好患病的媽媽。她在學校每餐只用一元五毫買飯，她說有肉的飯要三元，很少吃。

我問她生活有沒有甚麼欠缺的？她說沒有，只要父母還在身邊，一切已經很好。她說着說着便開始哭，我問爲甚麼，她說：「感謝你關心我，我很感動。」

我還碰上個快樂小豆丁龔新創(初二)，他是全縣最高分考入初中，但母親去年患病逝世，父親姐姐出省打工。他說到親人便哭，然後打圓場說，流眼淚排毒。他又微笑說，喜歡打乒乓球，還很認真地說：「我是挺厲害的！」。

問他忙讀書怎麼有時間玩，他又老氣橫秋說：「玩，該玩的還是要玩。」然後問我香港的馬術比賽。住在鄉下地方的小朋友，怎麼也知道香港的事？他說因爲有香港親人，所以也會關注一下香港新聞。

而我們，是他所說的香港親人。

我希望自己可以做更多，別感動一時，流下幾滴廉價的眼淚，轉過頭便繼續營營役役。

生命真的可以影響生命，但需要堅持。



鄭思思

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二日